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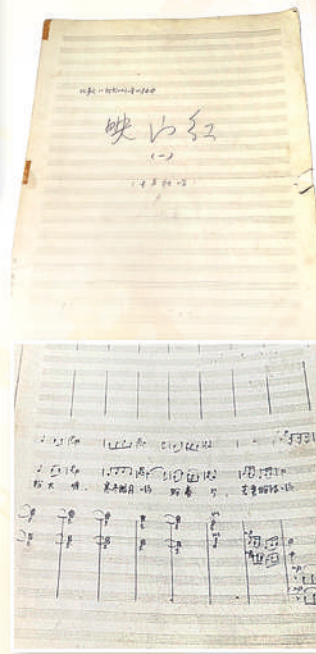
品味 红色经典 ⑤

闪闪红星伴我行

傅庚辰

核心阅读

回首自己72年的音乐生涯，有一颗“闪闪的红星”始终照耀着我，为人民作曲是我的本分



观沉甸甸的“压舱石”。我一直记得与人民军队、与音乐结缘那天发生的故事。1948年3月，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报考东北音乐工作团时，唱了一首《解放军天天打胜仗》，当时的我并不知作者是谁。面试老师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才明白过来。这位老师，便是写出《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曲家刘炽。我暗下决心，立志成为他那样的创作者。

后来，从延安来东北的革命艺术家为我们上课，教我们学政治、学文化、学音乐。第一堂政治课上，词作家晓星讲道：“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我们要永葆一颗红心，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

于是，我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项伟大的事业、这个崇高的理想，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我践行着当年对自己的承诺，用创作抒发对党的一片深情，从《雷锋，我们的战友》《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地道战》，到近年来的《航天之歌》《中国梦》《歌唱新时代》……不少歌曲被广为传唱。欣慰之余，更感到作曲家责任重大。我们常说，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首好歌，何尝不是如此？

新的时代需要更多更好的音乐。将时代的精神图谱融入笔下的五线谱，用多彩音符展现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创造，激励人民群众意气风发踏上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是我们音乐工作者的最大心愿。

创作，踏着时代的节拍！放歌，唱出人民的心声！

（作者为作曲家，本报记者王璠采访整理）

图片从上至下分别为：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剧照，歌曲《红星歌》《映山红》傅庚辰作曲手稿，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竹排流水”场景。

制图：蔡华伟



舞剧靠节目单来补足剧情，借字幕交代人物关系，一定程度上延续的是“文字叙事”的思路，创作者对舞剧叙事的理解需要更加开放，让角色化的舞蹈跳进观众心里

持续增强舞剧传播能力

慕羽

近日，重庆市歌舞团原创舞剧《杜甫》中的一个舞段，在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20亿。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原创舞剧《孔子》的“采薇舞”段落、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渔光曲”段落，突破了舞剧的专业受众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舞段被赋予了独立于戏剧情境之外的含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舞剧走向大众的重要性。

舞剧的线下传播启示更大。比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持续升温，逐渐形成口碑、奖杯和流量汇集的活语场。该剧既是革命历史题材，也是凝结高度戏剧性的悬疑谍战题材。其剧场语言和蒙太奇般空间关系的开掘，渗透着跨媒介的吸引力。该剧成功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唯爱与信念永存”的主题深化，与谍战、推理、悬疑等元素结合，产生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当然，个别舞剧的“破圈”，不意味着舞剧艺术的整体“出圈”。要持续增强舞剧艺术的传播能力，需要在舞剧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上持续创新，实现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平衡，回应大众的现实情感和精神向往，提升人文温度。

首先，创作者对舞剧叙事的理解需要更加开放，让角色化的舞蹈跳进观众心里。目前，一些舞剧靠节目单来补足剧情，借字幕交代人物关系，用哑剧或较为写实的动作来叙述情节，一定程度上延续的是“文字叙事”的思路，这种做法有待探讨。舞剧叙事是身体、声音、空间、画面等复合叙事的产物，其独特性恰恰是身体和空间的隐喻性、多义性、抽象性、写意性，这既是20世纪舞剧发展的重大革新，也能让观众感受中国传统美学虚实相生的魅力。比如，舞剧《记忆深处》中，编导佟睿睿借由张纯如的“真”，从不同视角揭示历史真相，也找到了真正属于角色的舞蹈语言。

其次，创作者既要深入打磨舞剧的技术性细节，也要超越创作内部的精细化，不断带给大众更富创造性的艺术享受。“为舞而舞”的风格舞段是舞剧创作的一种套路，同质化程度高，角色易走向扁平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所以，舞剧中的群舞风格不应只为展现而展现，而是要体现舞剧语言体系的整体表意。以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例，剧中有出色的群舞编排，编导赵明突出了当代人珍视生命的视角。蒙古族风格的“马舞”和“羊舞”为强化人物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戏剧情境与人物塑造的交互感，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性。

提升作品的文化品质，才能真正实现中国舞剧艺术质的突破。这让我想起了1979年首演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它带来了古代乐舞文化的振兴，为中国古典舞的传承与创新开拓了新思路，启发了文学工作者以敦煌题材进行创作，引发了关于“英娘的琵琶为什么要反弹”的学术话题讨论。更有意义的是，观众不仅喜欢上了舞剧中妩媚的英娘，看似神秘的敦煌学也走进了大众视野。这是一次具有文化价值的舞剧“破圈”。

可以预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发展，未来的舞剧观看体验方式将更加多元。但创作不能仅以“网红舞”为目标，需走向质的突破，从而实现舞剧叙事“可舞性”认知的整体超越，将中国舞剧创作推向更高水平。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潘冬子搏击风雨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理想，得到了主创人员同意。“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旋律流淌而出。

那时，摄制组住宿条件很差，我借住在当地卫生院办公室的里屋，说是里外屋，但门上没玻璃，外屋说话，里屋都听得见。一张旧桌子，勉强放下谱纸，一张旧报纸，罩上灯泡，一张旧单人床，可供休息……就在这间鹅湖农村的小屋里，我通宵达旦地工作，写出了《红星歌》等7段歌曲的全部乐队总谱。11月，我带着总谱，回北京准备录音。

就在即将交出总谱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第三稿。顺手翻开，《映山红》的歌词令我眼前一亮：“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边看边念出了声，这首歌真好！随即，我又陷入了纠结。原剧本中并没有这首歌，再写《映山红》，便要放弃前面已创作的3首。怎么办？思虑了两天，终于下决心：重来！把之前创作的3首歌否了，把小屋里颇费心思写的总谱也否了！

想通了！灵感与激情便喷涌而出，仅用两个小时，便把女声独唱《映山红》的旋律写了出来！接着，很快写完混声合唱的《映山红》和乐队总谱，交付录音。至今，我都对李俊导演心存感激，他很信任我，没提出任何让我为难的意见。

音乐的本质是美。用美的旋律，营造美的意境，传递信仰、信念和信心，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奋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创作《映山红》是偶然中的必然。歌词说的是“盼”，盼的是映山红花开、红军归来，盼的是江山变成红颜色。方向端正了，分寸把握住了，就要尽情抒发革命的壮丽之情。再深入想，“夜半三更盼天明”的情景下，角色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红军走了，潘冬子和母亲躲到山间茅草棚子里。潘冬子看着爸爸留给他的红五星，问母亲：“妈妈，我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怎么回答？她知道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吗？她说不清。但是，她相信红军一定能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她说：“等到满山的映山红都开了，去参加长征的爸爸和红军就回来了。”接着，她深情地唱出了：“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既是回答儿子的问题，也是表达自己对革命胜利、红军归来的向往。

邓玉华唱这首歌之前，专门去植物园和美术馆，只为亲眼看见映山红。她说：“当时美术馆有幅画，画的是杜鹃花，就叫映山红。看的过程就慢慢体会到，映山红开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再唱《映山红》，更有代入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闪闪红星伴我行。我深信音乐色彩的存在，它与生命体验相关，更与理想信念相连。“红色”，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形成了我音乐创作的底色。

我亲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反击作战，目睹和倾听的无数英雄故事，是我人生观、价值

用优美曲调唱出脱贫致富心声

——观现代黄梅戏《鸭儿嫂》有感

刘平

伴随舞台大幕拉开，一幅清新的皖南水乡画卷呈现在观众面前。由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创作的黄梅戏《鸭儿嫂》以安徽省贫困户为原型，讲述了普通农村女性张满秀通过养殖鸭子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的故事。全剧书写人性的温暖、善良、真诚，将邻里间的互帮互助与乡村紧密联系起来，艺术性地反映脱贫攻坚的壮阔情景。

该剧写出了人物思想的新境界。“鸭儿嫂”张满秀是鸭儿村第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户，在扶贫干部柳书记的鼓励下，她将自己学到的技术传授给乡亲们，帮助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小六子养鸭。真挚的感情、朴实的话语、雷厉风行的风格，表现出张满秀脱贫后的观念转变。

描写现实生活，尤其是书写先进模范典型的戏，关键在于创作者能否将事迹提炼为故事，能否将真实人物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能否具有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能力。张满秀这一形象之所以鲜活感人，是因为创作者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构思，写出了自己对

生活的感悟。

比如，“鸭儿嫂”张满秀带着小六子养鸭，小六子也懂得感激，“六子我不蠢也不傻，那一片苦心我就是块石头也开花”。可是，他丢下自家的鸭子去打牌赌博，却让张满秀感到无比痛心，“刚热的心啊又遭寒”。但张满秀并未放弃，在狂风之夜冒险救下小六子养的鸭子。养鸭场场长杨贵喜认为小六子是“铁豆子下锅煮不烂”。对此，张满秀这样回应，“可我推不掉哇，养鸭子的技术是我传授的，他们不懂，我总得管。……我受过穷，知道苦滋味。六子家可怜，我就忍不住要去帮。”她这样做也是为了感谢柳书记，“六子一天不脱贫，全面脱贫不落一户的任务怎么能完成？”一句“我就忍不住要去帮”，让观众看到了张满秀的纯洁心灵。

剧中小六子的角色转变也写得合情合理。他原本是勤奋的人，因家庭变故，心灰意冷。是柳书记像亲人一样的爱护和“鸭儿嫂”真心实意的帮扶，激发了他的劳动积极性。张满秀在风雨夜救了他的鸭子，也改变了他的观

念。“一步走错尽丢脸”，小六子决心“船到桥头自转弯”。如果说“鸭儿嫂”张满秀的变化证明了精准扶贫的现实效果，那么，小六子的转变则充分说明了“扶贫先扶志”的重要性。

用艺术的视角描写生活、演绎生活，是该剧的突出特点。人物对话的幽默风趣，黄梅调的优美动听，舞蹈的欢快轻盈，配以简洁写意的舞美设计，构成诗情画意的生活画面。比如，剧中“鸭儿嫂”与小六子放鸭时的双人舞，“一丈竹竿三尺绸，赶鸭下滩头”，既唱出了人物兴奋的心情，也舞出了生活的底蕴、劳动的快乐和勤劳致富的喜悦。

“养鸭人明是非，知好歹，懂得情，晓得爱，党的恩情世代代永远记心怀……”《鸭儿嫂》里的这段唱词，传达出百姓脱贫致富后质朴的心声。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是文艺对时代关切的回应。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看台人语

名角云集 共迎新春

京剧《奇袭白虎团》中“二黄快板”为何好听？京剧《红娘》中“叫张生”选段如何表现人物性格？……近日，“粉墨人生”国家大剧院京剧名家名段荟萃在线上与观众见面（活动海报见右图），李胜素、于魁智、李宏图、史依弘、谭正岩、王珮瑜等8位京剧名家先后登场，用13个经典剧目唱段的表演，共迎新春。导赏和讲解让观众在看戏之余，也看懂了“门道”。今年春节，这样的“云上文化年货”亮点满满，“云游览”线上观展、云端科普等，品类丰富多彩。互联网，成为人们节日欢聚的文化乐园。（一博）

